



□王玉林

唐代诗人高适曾在山东泰安、东平一带游历数年，漫游的日子也并非全然虚度，多次行经和寓居，使得他与大汶河、汶阳田结缘。这种缘看似偶然，实则必然。至于缘分的深浅，在高适行吟大汶河的诗草中，自有仁智所见。

唐开元二十七年(739)，高适在宋州(今河南商丘一带)为衣食功名而奔波，旅次作有《东平路作三首》，其二写道：“明时好画策，动欲干王公。今日无成事，依依亲老农。扁舟向何处，吾爱汶阳中。”本想干谒王侯公卿以实现抱负，无奈事不遂愿，孤身乘一叶扁舟，于汶河中逆流而上，心境所致，一路满目萧瑟凄凉景象，内心感到无限悲伤。“年过四十尚躬耕”，漂泊到哪里去好呢？还是到我的汶阳田农民朋友那里去吧。高适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，非其故乡的汶阳田竟然成为首选，这既是他对汶阳田的倚重，也足可见汶阳田给予他的温情。

唐玄宗天宝四年(745)，郁郁寡欢的高适又从江苏涟水县北上，其东鲁(任城)、东平之行，欲投靠当时的东平太守薛自劝以谋职。时值水患，途中写下《东平路中遇大水》：“天灾自古有，昏垫弥今秋。霖霪溢川原，湧洞涵田畴。指途适汶阳，挂席经芦洲。永望齐鲁郊，白云何悠悠。傍沿钜野泽，大水纵横流。虫蛇拥独树，麋鹿奔行舟……仓库终尔给，田租应罢收。我心胡郁陶，征旅亦悲愁。纵怀济时策，谁肯论吾谋。”挂席为帆，以水中芦洲为航标，在大汶河洪流中摸索前行，久久凝望着天空聚散的白云，眼前却是汶河决口，大水汹涌，动物争相逃命，庄稼被淹，秋收无望，百姓衣食住无着，呼吁朝廷拿出行之有效的救灾措施，开仓赈济，罢征税赋。高适这种深重的忧虑，发轫于他的民本思想，以及对汶阳田老百姓的挚爱。

是年深秋，诗人前往鲁郡途中偶遇书法家徐氏，独行遇伴，更兼二人惺惺相惜、志趣相投，一路指点江山，畅叙友谊，饱览汶水两岸的景色，发思幽怀古之情。临别，高适赠诗《鲁郡途中遇徐十八录事》：“谁谓嵩颖客，遂经邹鲁乡。前临少昊墟，始觉东蒙长……日出见阙里，川平知汶阳……终然不得意，去去任行藏。”“嵩颖客”行经邹鲁之乡，少昊陵铜驼荆棘，东蒙山逶迤漫长。呈现在晨光熹微中的是孔子旧宅阙里，眼前一马平川，知道故城汶阳到了。至于行止，行行复行行，不得开心颜，干脆还是顺其自然，任随去留吧。“嵩颖客”在这里反客为主，以其对汶阳形胜的如数家珍，足见对此地之熟稔通晓。而对汶阳田广袤平川的称许，则是一往情深，让人随之心胸豁朗。

天宝五年(746)春天，寓居东平郡的高适与相交十载的朋友李宋分别，以诗相送，《送前卫县李宋少府》中写道：“黄鸟翩翩杨柳垂，春风送客使人悲。怨别自惊千里外，论交却忆十年时。云开汶水孤帆远，路绕梁山西马迟。此地从来可乘兴，留君不住益凄其。”清人赵臣瑗评说此诗：“春风和煦，黄鸟方相逐于柳荫深处，而人方送别。当此之时，即新知近地，且犹不可，况以十年之谊，而为千里之游乎？所以忽然而惊，猛然而忆，而卒至怅然而悲也。”高适笔下意境宏阔的“云开汶水孤帆远”，正恰如“元四家”笔下一幅折柳送别的水墨长卷。

天宝五年(746)夏，书法家李邕驰书汶阳，邀客居东平的高适至临淄郡，在淄川太守裴敦复处相会。途中路过平阴时，高适写下《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》：“谁谓调整隼旗，翻然忆柴扃。寄书汶阳客，回首平阴亭。开封见千里，结念存百龄。”曾几何时，居于高位的老友李邕，没有忘记身居柴门的汶阳客(高适在河南北部淇水之滨从事农耕)，书信开封，千里高谊扑怀而来，凝结的感念即使历经百年也不会忘记。这里高适由“嵩颖客”化身“汶阳客”，亦是反客为主，已属亲切；而“回首”二字，再次流露出对这片土地的眷念。只可惜，次年，李邕就被李林甫罗织罪名杖杀。这次临淄相聚，遂成永诀。

天宝六年(747)春，四十四岁的高适寄寓东平。自山东归睢阳途中，写下《东平旅游，奉赠薛太守二十四韵》：“郡国长河绕，川原大野幽。地连尧泰岳，山向禹青州。汶上春帆渡，秦亭晚日愁。遗墟当少昊，悬象逼奎娄。”东平故国大河环绕，山川平原本属巨野大泽。地势襟带五岳之首的泰山，山势迤逦奔赴海岱青州。春汛汶水张帆竟渡，秦亭向晚愁云惨淡。那片废墟是曲阜埋葬少昊的坟墓，悬象黯然处，是鲁地奎娄之分野……这是高适对大汶河尽头、东平的全景式描述，极言其地势山川之壮美、地理分野之缥缈、物是人非之沧桑。可见，大汶河流域、东平故国已然纳入高适胸中。

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盘点高适的一生，早年坎坷，博览全书却总是志不得伸，但他没有自暴自弃，始终坚守本心。前半生不曾显达的艰难困苦中，他一直咬牙坚持，苦苦挣扎着，直到晚年才崭露头角，可谓大器晚成。

高适作为唐代著名诗人，行吟大汶河的诸多篇章，笔力之雄健，气势之奔放，不亚于他和岑参闻名天下的边塞诗。不难看出他对大汶河的独钟，对汶阳田的偏爱，以及大汶河、汶阳田对诗人的精神滋养。

(作者为中华泰山文库编审、泰山文化研究学者)

故事里的沂蒙

她们都是“芳林嫂”

“芳林嫂”是著名作家刘知侠在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中塑造的一个具有坚定斗争信念的女性形象。抗战时期，鲁南地区确实有这样一个杰出的妇女群体：她们不顾生死，相信共产党，支持八路军，帮助鲁南铁道大队，每一位都是“芳林嫂”。“支前模范”刘桂清、“巾帼英雄”黄学英、“情报女杰”郝贞就是这个群体中的典型人物。

“支前模范”刘桂清

刘桂清(现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大屯乡徐楼村人)，1899年出生于一户贫苦农民家里，家中世代靠种田维持生计。1938年3月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临城(今薛城)一带，已近不惑之年的刘桂清，目睹了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恶行，义愤填膺。她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启发和教育下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。1940年7月，鲁南铁道大队在刘桂清家设立地下联络站，自此，她成为一名女交通员。她不仅自己积极从事抗日活动，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了铁道大队。1941年5月、1942年7月，她两次被敌人逮捕，受尽皮鞭、老虎凳、烙铁和灌辣椒水等酷刑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但始终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。1942年，沛县边办事处主任王墨山遭敌人追捕时，跑到刘庙村刘桂清家躲藏，敌人随即赶到该村，并疯狂地逐家搜查。在这危急关头，刘桂清警地将王墨山扣在缸里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。沛县边县长钟勇飞在西万村突围时负伤，刘桂清敏捷地掩护他脱离险境，并把他藏到安全的地方，坚持每天送饭，帮助他医治伤口，直到他伤愈安全返回部队。1942年夏天大旱，庄稼失收，老百姓生活特别艰苦，铁道队员们也经常吃不饱，饿得面黄肌瘦，夜间还得执行战斗任务，在铁路沿线奔波游击，刘桂清看在眼里疼在心上，把仅有的几亩好地卖掉，买了粮食供给战士、伤病员吃。在这时局特别恶劣、生活特别困难的岁月里，刘桂清全家老幼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，白天黑夜轮流在村口、路旁站岗放哨，而她的家人宁愿吃糠咽菜，也要节省粮食供给部队和烈士家属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刘桂清落户济南。1984年5月，她被选为济南市槐荫区政协委员。1985年12月病逝，享年86岁。

“巾帼英雄”黄学英

黄学英(现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临城街道古井村人)，1906年出生。1938年3月17日，临城沦陷，临城抗日情报站成立，不久，她以卖油条作掩护，成为秦明道、孙茂生的情报员。秦明道牺牲后，她正式归属鲁南铁道大队直接领导。黄学英当时3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貌不出众，是一个极普通的农家妇女，为了抗日工作需要，经常故意把自己弄得邋遢的。因此，虽然往来于日寇汉奸的眼皮底下，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。她性格沉稳、开朗，平时不动声色地就把一切看在眼里、

记在心上，一旦遇到危险，“一个哈哈两个笑”就挡过去了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她到日军重兵驻守的临城侦察敌情的累计时间最长，搜集的情报、散发的传单最多，多次被捕，受刑最重。她搜集的情报传递至夏镇、枣庄及沿湖地区，并经常在其古井的娘家掩护铁道队员到临城散发传单。她曾被日军关在牢房里13天，没有饭吃，就把自己身上一件破袄里的棉花全部吃光，靠着渗进牢房的一点雨水，顽强地活了下来。敌人用尽各种酷刑都问不出口供，就把她拉到临城东门外，放狼狗咬她，狼狗扑了5次，都没下口，日军便丢下她走了。在乡亲们的救助下，黄学英才活了下来。1977年12月病逝，享年71岁。

“情报女杰”郝贞

郝贞(现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六炉店人)，1916年出生于六炉店村一户贫苦渔民家庭。1938年3月，临城失陷，敌人怀疑郝贞的丈夫时福友私通八路，将其抓捕杀害。郝贞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回到娘家生活，怀着对日寇的满腔怒火，成为秦明道情报站的情报员。1940年7月9日，郝贞的家成为铁道大队的秘密联络站，郝贞被吸收为交通员。她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年迈的母亲，冒着生命危险，积极为铁道大队站岗、放哨、侦察敌情、递送情报和掩护伤病员。她经常按照洪振海、刘金山、杜季伟等大队领导的指示，以到临城卖煎饼为掩护，把宣传品夹在煎饼里，巧妙地躲过日伪军岗哨和巡逻兵的搜查。同时，她机警地观察敌伪军的动向，搜集敌人的情报，帮助铁道大队和其他抗日武装多次转危为安。后来，因叛徒出卖，她两次被敌人抓捕，并遭严刑拷打，但她始终守口如瓶，没向敌人提供铁道大队的机密。经铁道大队地下党组织营救，她成功逃出了敌人的魔掌。在一次放哨时，她发现了进村侦察的日军特务松尾一郎，在追赶松尾一郎时，郝贞掏出手榴弹就扔了出去，手榴弹砸到了松尾一郎，但没把他炸死，因为郝贞没拉手榴弹的弦。后来，这个战斗故事被写进了小说、拍进了电影里。解放战争时期，郝贞在中共临城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，积极参加支前工作，带领家乡一带广大妇女为前线部队磨面、碾米、做军鞋、救护伤员，工作非常出色，多次受到上级表扬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郝贞仍在家务农，多次受邀为广大青少年宣讲协助鲁南铁道大队打鬼子的故事，深受欢迎。因战争年代几次遭敌人酷刑，身体留有后遗症，政府予以优抚。1981年4月病逝，享年65岁。

刘桂清、黄学英、郝贞虽然都是普通的农村妇女，但在抗日战争中，她们嫉恶如仇、爱憎分明，对日寇怀有刻骨的仇恨，对鲁南铁道大队的战士像亲人一样，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、救护伤员。鲁南铁道大队的勋章上永远闪耀着独属于她们的荣光。